

谁

会真正关心

慈善



Who Really Cares:

The Surprising Truth About 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

保守主义令人称奇的
富于同情心的真相

〔美〕亚瑟·C.布鲁克斯 (Arthur C. Brooks)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谁会真正关心慈善

保守主义令人称奇的富于同情心的真相

Who Really Cares:

The Surprising Truth
About 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

◇ 〔美〕亚瑟·C.布鲁克斯 (Arthur C. Brooks) 著

◇ 王青山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会真正关心慈善: 保守主义令人称奇的富于同情心的真相 / [美] 布鲁克斯著; 王青山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097 - 0529 - 2

I. 谁… II. ①布…②王… III. 慈善事业 - 研究 - 美国
IV. D771. 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9132 号

谁会真正关心慈善

——保守主义令人称奇的富于同情心的真相

著 者 / [美] 亚瑟·C. 布鲁克斯 (Arthur C. Brooks)
译 者 / 王青山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国际出版中心 (010) 65234938
电子信箱 / guoji@ssap.cn
责任编辑 / 郭荣荣 汪云凤
责任校对 / 丁新丽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鑫联必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20
印 张 / 10
字 数 / 177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529 - 2/D · 0230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07 - 5818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2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圣经·哥林多前书》第 13 章十三节

译者序

谈到美国，我们首先能想到的是什么呢？科技大国、经济强国、军事大国或是一个引领西方世界的霸权大国。但提及美国的慈善事业，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估计更没有多少人关心究竟是美国的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更富有同情心、哪些群体貌似仁慈实则无情、穷人和富人谁捐赠得更多、美国是个慈善国家还是吝啬的国度？

雪城大学的亚瑟·C. 布鲁克斯教授经过数年的潜心研究，于2007年出版了这部关于美国慈善的著作《谁会真正关心慈善？》（*Who Really Cares*）。这位著名的公共政策专家在书中并没有依赖深奥的理论，他依据大量的民意调查数据并附以鲜活的实例，以通俗的语言说明了美国慈善事业的现状，书中的内容不仅回答了人们所关心的有关慈善的问题，而且列举了影响美国慈善的种种因素，例如家庭、宗教信仰、收入来源（劳动所得或不劳而获即享受政府的福利补贴）、个人信念等。他的研究表明，慈善尤其是个人的慈善捐赠行为不仅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繁荣发展，而且使人更为健康快乐，并且也是我们创造财富的动力之一，同时个人的慈善行为会使我们更加融入社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充分履行公民义务的人。

布鲁克斯教授的开篇直截了当，首先对在美国流传甚广的陈词老调——自由主义者即民主党人士比保守主义者即共和党人士更为仁慈——进行了分析。两党的分水岭就是是否支持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政府是否有责任降低社会的不平等。民主党主张政府有义务解决社会问题并且利用税收政策以及社会福利帮助那些低于贫困生活线的人们，而共和党人士则认为个人应该掌握机会，通过个人奋斗以摆脱贫困，并且反对提高税收和福利政策。美国人通常认为，民主党是同情、关心穷人的党，共和党是冷酷

无情的政党，而布鲁克斯教授通过民意调查数据发现，那些口头上呼吁、支持政府出台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自由主义者实际上并不像对手那样仁慈，在金钱捐赠和志愿服务上都逊色于那些保守主义者。相反，无论是富有的还是贫困的保守主义者在宗教捐赠、世俗捐赠、正式捐赠以及非正式捐赠方面都优于自由主义者。同时布鲁克斯还以美国 2001 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为例，说明美国那些贫困但捐赠比例很高的州都选择了共和党的乔治·W. 布什 (George W. Bush)，而许多富有的、个人慈善比例排名靠后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州却支持代表民主党参选的约翰·K. 克里 (John F. Kerry)，但最终，在那些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者的支持下，小布什取得了总统竞选的胜利。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侨居美国二十年的大学同窗郭列的许多帮助，特别是在关于美国税收的问题上他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对此深表感谢。而旅居美国的另一位译者肖宇不仅翻译了第五、六、七、八章，还与作者布鲁克斯教授直接联系，并请布鲁克斯教授撰写了中文版序，在此对她表示十分感谢，同时也感谢帮助她审校的韩彤女士。因水平所限，请方家不吝赐教。

王青山

2007 年 12 月于南湖东园

前 言

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虽然许多学者专家曾经非常谨慎地描述和解释过前三者的差别，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对文化做出过详细的解释。

然而，每个到国外旅游的游客都可以立刻感受到这些文化差异，实际上，他们在了解政治和经济之前就能感受到文化的迥异。我们需要通过阅读书籍去了解法国、意大利或日本的历史、政府和生产系统，但是，我们即刻就能一目了然地观察到法国人、意大利人以及日本人与美国人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行为差异。

亚瑟·布鲁克斯（Arthur Brooks）在本书中创立了一种方法以展现文化的一个方面：人们对慈善事业付出过多少时间以及捐赠过多少金钱。布鲁克斯是一位受过严格训练的学者，因为在兰德研究院（Rand Graduate School）获得博士学位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他可以将其业已掌握的、直接的、令人信服的解释方法与对慈善的那些谨慎的研究结合起来。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们不可能从研究慈善捐赠中对文化有太多的了解，因为捐赠的多少将取决于我们所希望避税的数目，而且由于各国的税率差异，人们的慈善行为毫无疑问也会不同。但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首先，它忽视了人们为了其他目的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而且从他们的税单中也不可能扣除他们为各项慈善事业的活动所付出的劳动。

再者，由于采用标准扣除法，大约 2/3 的美国人不能将那些捐赠的物品从他们的税单上扣除掉，而且根据相应的法律，税单上不能详细列举慈善的赠品，而这些人依然不断地捐献大量的金钱，他们这么做不可能出于避税。

其三，人们所捐出金钱的多少与税率变更似乎没有什么联

系。当 1986 年最高税率大幅度下降的时候，某些人断言此举是个错误，因为慈善性的赠物将会枯竭，但预言并没有成为事实；而 2001 年遗产税降低的时候，慈善性的捐助也没受到影响。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当人们拥有更多钱财的时候，他们就会付出更多，税率也许有某些影响，但是它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还有其他更重要的理由可以解释慈善行为，宗教信仰就是其中之一。信奉宗教的人士比那些无宗教信仰的人们捐赠的要多得多，甚至比世俗性的捐助还要多。而且由于美国是一个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国度，所以这里的慈善性捐赠比率更高。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布鲁克斯认为，人们对政府的职责就是减少收入不平衡的认同也会影响人们的捐助，而且他们是否是这个完整社会的一员同样也会决定善举。

简而言之，对慈善行为的谨慎分析会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而且布鲁克斯提出慈善爱心也可能会与经济联系在一起。很显然，富人比那些贫困的人们捐献的钱财要多，这仿佛说明你只能奉献你已经拥有的钱财，但是布鲁克斯却认为有一种不同的、更吸引人的可能性：也许慈善性的捐赠会帮助改善经济，那些慈善习惯可能会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和自信心，而且与对他们孩子的美好品质的培养有着紧密关系。

所以这本书不仅仅在于探讨我们如何奉献时间和金钱，同时也告知我们的文化如何影响着政治和经济。可以说，它是我阅读过的那些关于慈善行为研究的书籍中最出色的一部著作，而且相信你们也会和我有同样的感觉。

詹姆斯·Q. 威尔逊

引言

美国的慈善和自私

美国人是乐善好施的吗？许多人也包括很多的美国人都会说不是。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 2004 年曾经断言美国人对世界的困苦漠不关心：“萦绕在美国人心中的问题就是，外部世界与我们不同，而且我们确实也不在乎其他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外国人并不像美国人那样持有这样的观点。最近有位外国商人来到我的大学办公室，告诉我他想来美国学习慈善，也就是来领略他始终敬佩的美国人博爱的热情，而且还认为那些就是我们成功的秘诀。他具备领导的野心，并且认为他有义务将捐赠和义务服务做得更好，以便他可以在自己的国家里鼓励这些行为。

我这位客人对美国的印象并没有什么新意，其实早在大约 170 年前，一位著名的访美游客已经对美国社会做出过同样的反应，当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 1835 年考察美国的时候，他就已经发现了自己以前从未经历过的自愿捐助主义和慈善的精神。在他的那部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托克维尔对美国众多的社团惊讶不已，这些社团的运作完全依赖于自愿的捐赠，即时间和金钱的奉献，对此他写道：“所有年龄段的美国人、所有的社会环境和所

^① 参见卡特先生于 2004 年 2 月在明尼苏达州圣奥拉夫大学演讲中所作的评论；参见 2004 年 2 月 23 日《美国人好像忘却了痛苦》（*Americans Oblivious to Suffering*）；详见 http://www.worldnetdaily.com/news/article.asp?ARTICLE_ID=37246，2006.03.22。

有的意向不断地组建社团。这些美国人利用社团组织娱乐、创立学院，建旅馆、修建教堂、传播书籍、派遣传教士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以同样的方式创立医院、监狱和学校。”^①

对美国的慈善来讲，究竟是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还是吉米·卡特的评价正确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都是正确的，就慈善而论，美国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慈善慷慨的；而另外一个则是冷酷无情的。多数的美国人都是慷慨大方、富于同情心的人士，但是确实存在一部分人，他们对于处于危难中的人们不给予捐献、不做志愿者、不参与各种非正式形式的捐赠甚至对他人没有怜悯同情之心。

这本书就是探讨这“两个”美国以及他们的行为如此相悖的原因。在调查慈善和自私根源的过程中，我揭示出一些涉及美国文化、政治和经济中的无法忍受的真相。在调查期间，许多事实和倾向着实令我惊讶不安，我想你们也会如此。

然而那些标志性的事情要远远多于那些寥寥无几的令人惊愕的真相，这恰恰说明我们是“两个”迥异的国家。我会向大家说明，慈善与我们的身心健康、社团的生命力、国家繁荣甚至与我们作为自由人来支配自己的能力密切相关。同时也会进一步说明，如果我们更加富于同情心，那么美国人最伟大的荣誉声望会展现在世人面前，但是，我也警告各位：正像其他人那样，爱心不断地从他们心中丧失，那么自私自利造就出的政治以及它怂恿的文化会威胁国家的繁荣发展。

探索究竟是什么使人们博爱或者什么使他们冷酷无情的原因是符合我们共同的利益的，而我们将更多的人引导加入慷慨大方的行列的能力会影响国家的力量，影响他人从善如流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也是为了我们的利益。

幸运的是，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比吉米·卡特的描述高尚得多：心系慈善爱心的人远远超出那些无情之人。绝大多数美国公民捐赠钱财，大约 3/4 的家庭每年都有慈善捐赠，这些家庭每年

^① 参见 2006 年 3 月 6 日 http://xroads.virginia.edu/DETOC/ch2_05.htm。

平均捐出 1800 美元，几乎接近家庭收入的 3.5%。而与某些人的想象相反，美国人的捐赠并不是全部或绝大部分赠与教堂，大约只有 1/3 的赠物用于各种宗教活动，例如支持教堂的礼拜活动。而余下的 2/3 都用于那些世俗事业，诸如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美国私人的慈善捐赠每年大约有 2500 亿美元，其中的 3/4 来自于私人个体（与之相对的是各种基金会、公司和遗产捐赠），把这个数目透视来看，美国的私人捐赠会超过瑞典、挪威或丹麦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①

在过去的 50 年里，美国的慈善捐赠总体来讲是美国 GDP 的 1.5% ~ 2%，而且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每个家庭每年平均的捐献已经增长了 3 倍。即使相当多的大众认为捐赠下降，但事实是，美国人始终分享着善举和教堂带来的繁荣发展的一大部分。^②

美国人的慈善不仅仅局限于金钱，超过半数的美国家庭每年都自愿奉献他们的时间，其中大约 40% 的义务时间用于宗教方面的活动，30% 的志愿时间用于与年轻人相关的事宜，例如家长

① 参见 2000 社会资本社区基准调查（The Social Capital Community Benchmark Survey, SCCBS），2005 年美国捐赠基金会（Giving USA）的调查；2000 年的罗博公共意见研究中心（Roper Center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见 www.roper.com；2005 年美国筹款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Fundraising Council, AAFRC）、美国捐赠基金会（Giving USA Foundation）、印第安纳大学慈善中心（Center on Philanthropy at Indiana University）的调查。这些对慈善捐赠调查的差异非常大，一些调查资料发现捐赠的家庭比例少于美国家庭的 50%，而有些则认为会超过 80%，印第安纳波利斯印第安纳大学的马克·O. 威廉（Mark O. Wilhelm）教授比较过许多有关慈善捐赠的调查，他认为 70% 的比例最为接近。

② 数据来源：2005 年美国捐赠基金会（Giving USA）的调查；2000 年，罗伯特·D. 帕特南（Robert D. Putnam）在他那部非同凡响的著作《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中有过如下的陈述：“自 1960 年以来，我们的捐赠越来越萎缩。”而这个观点是基于 1960 年到 1998 年捐赠的增长比例低于 GDP 的增长比例，而正是那时他才开始这项研究。可是 1960 年正是美国捐赠高潮的标志年，而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到目前的赠款的增加数额已经弥补了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的捐款不足。详见罗伯特·D. 帕特南著《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会的衰败与复苏》（*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纽约 Simon & Schuster 出版社，2000）。

教师联合会（PTA，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和儿童运动，各种与贫困相关的事业、卫生慈善活动和政治实践活动也会获得志愿者大量的时间支持。^①

这些统计数据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它们也掩盖了那些关于美国自私自利的言辞，也就是说，的确存在颇具规模的少数爱心匮乏的美国人，尽管每年大约有 2.25 亿美国人捐过善款，而另外 7500 万人却犹如铁公鸡，一毛不拔，从未捐助过任何慈善事业、慈善团体或教堂，此外还有 1.3 亿的美国人也未曾奉献过他们的时间。

但是与捐赠者相比，那些非捐赠者是否真的无情呢？也许大多数捐赠者和志愿者只是奉献了很少的金钱与时间。例如，假设我自己每年捐款 5 美元，那么从技术层面上讲，我也是“捐赠人”中的一员了，但即使这样，也很难讲这会使我变得比某些非捐赠者更具有爱心。

但是在捐赠者和非捐赠者之间的确存在一道鲜明的界限，而且那些确实捐献了时间和金钱的人的内心具有奉献更多的倾向。例如，在 2000 年，捐给慈善团体的善款低于 50 美元的捐赠者比例与高于 5000 美元的比例相同，同样，做过一次志愿者的比例与多于 36 次的一样多；在 2003 年，20% 的志愿者每个星期至少奉献一次他们自己的时间，而这些 20% 的志愿者平均每年的义务时间高达 300 小时。^②

可是那些不以正式形式捐款或做志愿者们的人们会不会以非正式的形式做善举呢？没有给美国联合慈善总会（United Way）捐过支票的人更可能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家庭的成员吗？或者那些从未在救济贫民灾民的流动厨房做过义工的人会更愿意给路边的无家可归的人一枚 25 美分的硬币或一个三明治吗？如果仅仅由于某人没有以正式的形式做过慈善捐赠就将“自私”的标签

① 参见 2003 年的收入动态调查研究（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PSID），2001 年的慈善中心调查研究（Center on Philanthropy Panel Study, COPPS）。

② 参见 2003 年的 PSID，2000 年 SCCBS。

赋予他或她，可能就是一件荒谬可笑的事情，那么对于上述对非捐赠者的疑问，答案是肯定的吗？

不对，答案是否定的。那些将自己的金钱和时间奉献给慈善团体的人们比非捐赠者也更乐意以非正式的形式展现他们的慷慨大度，如果我们再关注一下慷慨行为的形式，那么仁慈的人们与自私自利的人们之间的差距立即就会呈现出来。例如，2002 年的一个全国性调查表明：这些捐款人以非正式形式救济的朋友和陌生人的人数大约是那些“非捐款人”的 3 倍；在那些每年至少向慈善团体捐赠过一次的人群中，献血的人数大约是非捐赠者的 2 倍；前者比后者更乐于对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给予食品或金钱，而且前者在拥挤的公交车上会更主动地给老年人礼让座位；这些捐赠者也更诚实可信，他们更可能会把找错的零钱退还给收银员，与非捐赠者相比较，这个比例数要超过他们 50%。^①

捐赠者同时也比非捐赠者更富有同情心和宽容度。对比一下二者对某些特定的人群表现出来的迥异态度：2002 年的调查数据表明，在对待非裔美国人、白种人、拉丁人和亚裔的态度上，非捐赠者持有的负面偏见要高于那些捐赠者；不仅如此，捐赠者对新教徒、犹太教徒、信奉正统基督教的教徒和天主教徒更富于同情心；与非捐赠者相比，他们喜欢工会，当然那些大公司也是如此，同时他们也尊重环境保护者、女权主义者、社会福利接受者以及政治保守派；他们还支持最高法院、国会、军队和联邦政府；而且他们比那些人更关爱大众，当然这里所指的大众不包括两类特定群体，即那些非捐赠者热衷的政

① 参见 2002 年的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2000 年的捐赠和志愿服务调查（Giving and Volunteering Survey, GVS）；2002 年华盛顿特区独立部门的美国的捐赠和志愿服务调查（Giving and Voluntee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GVS）；其实同样不令人惊讶，志愿者与拒绝担当志愿者之间的差异也是类似的，例如，91% 的志愿者更可能献血，他们当中 50% 的人更乐意在公交车上礼让座位，而 31% 的人更可能愿意帮助无家可归的人。

治自由派和新闻媒体。^①

尽管正式形式的慈善行为并不能代表所有类型的慷慨行为，但它却是一个极好的方法，来界定美国社会中哪些人真正具备仁爱之心，同时也可以鉴别另类人群。

① 这里使用“感情温度计”（feeling thermometers）衡量喜爱和厌恶感，应答者对特定的群体捐赠打出0到100的分数，高分意味着对特定的群体表示认同，低分则表示他们不在乎。数据来自于2002年的美国选举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ANES），从这些数据上看，捐赠者和非捐赠者对同性恋者的态度是一致的。

目 录

引 言	美国的慈善和自私 / 1
第一章	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是悖论吗? / 1
第二章	信仰与慈善 / 17
第三章	他人的金钱 / 36
第四章	收入、社会福利和慈善 / 56
第五章	慈善始于家庭 / 77
第六章	欧洲大陆的趋势 / 94
第七章	慈善使你健康、幸福和富有 / 112
第八章	未来之路 / 133
附 录	慈善和自私的调查数据 / 153
致 谢	/ 181

第一章

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 是悖论吗？

我们是民歌大军，
每个人都富于爱心。
一致痛恨贫穷、战争和不公，
不像你们之外的那些人言行不同。

——汤姆·莱勒 (Tom Lehrer) 的《民歌大军》
(*The Folk Song Army*)^①

和许多大学一样，我们的校园也比邻众多学生和教职员工生活的生活区，我每天都穿过生活区上班，那里的环境相当惬意，十分恬静，但是表面的宁静并不意味着整体的和谐一致。这里的师生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而且信奉不同的宗教，因而人群的多元性使生活区成为十分有趣的一个地方。

但是在这个生活区中也有一成不变的，那就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倾向，校园中的这种政治观点要远远多于社会上普通民众的，而且 2004 年竞选总统时这种倾向格外明显，那时到处都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海报和标语，平日温和的生活区变得如此狂热，其中有一条标语：“政权改变从国内开始”，公然把乔治·W. 布什喻为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因为当时美军在“政权更迭” (regime change) 的政策下已经将这位独裁者赶下了政治

① 托马斯·莱雷尔 (Thomas Lehrer): 《民歌大军》(*The Folk Song Army*)，载《就是那一年》(*That Was the Year That*)，1965，Reprise/Wea，6179，ASIN B000002K07。

舞台，另外一幅尽显爱国主义精神的讽刺标语则号召大众：“保卫美国——打败布什。”然而当时市内最常见的宣传牌都是当地一个自由派的激进组织所为，上面的口号非常直截了当：“布什必须下台！（是）人类的需要，而不是企业的贪婪。”

这些尖锐刺耳的政治噪音出现在这所大学的生活区是一件再平凡不过的事情，而且其他的大学生活区里也会如此，不足为怪，但一个事实却使这些情形变得非常引人注目：在2004年的总统竞选中，纽约州当时实际上是不存在竞争的，民主党的挑战者约翰·F. 克里（John F. Kerry）从竞选初期就一直大幅度领先布什先生，在全州领先19%，比布什多100万的选票。换句话说，当时在一个几乎没有真正对手的竞选中，他们依然斗志昂扬，不知疲倦地进行着竞选活动。

当时竞选活动的目的看起来似乎与选举不相干，毕竟仅靠“人类的需要，而不是企业的贪婪”这种口号不太可能战胜众多共和党人的投票者。面对这样的标语：“非常正确！人类的需要确实比公司的贪婪重要，我不明白自己以前为什么从未认识到这点！”很难想象某些失意的政治保守主义者恰巧走入这个大学生活区而且还凑巧看到这个标语时的心情。我相信，这些标语真正的作用就是在痛击布什总统及其支持者自私自利的时候，表明书写者在表达他们自己正直的道德观，同时这些标语也更好地巩固了那些陈词滥调，大肆渲染保守主义者的自私自利与自由主义者的慷慨大度。

也许在近代美国政治话语中经常可以听到许多乏善可陈的老调：面对不幸，政治“左派”是富于同情心和慈善情怀的，而右派对待痛苦则是浑然不觉。就像我以前坦言的那样，这个类似于常识性的观点曾经左右过我的信仰，倘若几年前让我归纳这些美国保守主义者特性的话，我一定会说，他们是顽固不化的实用主义者，甚至他们可以将你的奶奶扔到大雪中而不顾，从而以维护某些不可思议的独立自强的理想，他们也许会努力工作但肯定不会慷慨大度；与之相反，我会告诉大家，即使有些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和政策确实考虑不周，但是他们的基本出发点却是善待他人的恻隐之心。

这些迂腐的论调不仅仅流行在政治常识贫乏的人群中，而且